

朋友圈里的照片往往令人真假难辨,几个初中女同学的合影,年近七旬,风姿绰约,尤其是几张大头照,丰容盛鬋,肤如凝脂。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说,年龄在60—74岁之间的,是年轻老人,但“年轻”毕竟是修饰词,主语还是老之已至的老人。年逾花甲近古稀,即便显得年轻,黑发中也应有几缕银丝,额上也会有一两条或深或浅的皱纹,这是岁月奖赏给垂暮的时光勋章。

有个搞摄影的朋友,拍人像照喜欢用大光圈,背景失焦,场面虚化,这当然可以将注意力吸引到清晰的主题,但若当年以后,除了影中人,谁还记得画内事?照片的价值是随着年份升涨的,泛黄的老照片之所以珍贵,在于其置身的时代环境,在于彼时彼地的风土人情。

追逐真实,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段往事。读小学时,每当新学期发下新课本,我们都会用旧报纸、牛皮纸把书包起来。但班级里有几个同学从来不包书,他回答老师询问总是三个字:“不喜欢”。后来他将小秘密告诉我,原来是舍不得那精美书本封面,包起来什么都看不到了。他喜欢课本封面上的图画:蓝天白云,林木青翠,几个白衬衫红领巾小朋友,在果园里采摘硕大的红苹果,三个箩筐快装满丁,金色的竹篾缝隙里泄露了点点艳红……那位同学日后成了一名画家,这或许源于他幼年的浸染五色。现在的学生不会用报纸包书了,透明的

追逐“真我”的光影

肖振华

塑料包书纸,五彩缤纷,一览无余。但有时候目光的局限,心中的自以为是,也会成为包裹真实的一层书皮。小学高年级,读到一则苏东坡轶事:东坡拜见当朝宰相王安石,主人午休,东坡信步走到书桌旁,见桌上摊着一首没写完的咏菊诗,只是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看了,暗暗好笑,西风盛行于秋,而那时菊花独呈,傲霜耐寒,如何会随风飘落?于是信手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苏东坡降到黄州,转眼又是九九重阳,几日大风后,东坡到郊外赏菊,只见菊园中落英缤纷,满地铺金,秋阳高照,却是一派西风萧瑟的景象,东坡目瞪口呆,恍然醒悟。

早在三十多年前,Adobe公司推出了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开创了电脑修饰图片先河。今天手机上各种后期软件层出不穷,你我皆可以在光影色彩中纵横天下,人人成为修图大师,打开微信,至少在我的朋友圈,原生态不修修饰的照片已是凤毛麟角。

不久前,看到朋友圈里有一篇《遗世独立:藏得越深,美色越浓》,点开细看,是介绍苏格兰高地的天空之岛,正巧三个月前我也



日历翻到最末一个月,怒号剖面的北风让窗外行色匆匆的路人寒瑟瑟缩,凋敝凄惨的水杉仍然坚毅地环卫着黑湿空荡的莽莽田野,霜冻冰息的芦花秆难抵寒风严摧而折枝断腰。背诵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孩子,低头喝一口妈妈熬的姜汤,继续写作业。

这个适合韬光养晦的时节,越冬的各类物什缤纷登场:瓦坛里腌制的腌瓜和草头盐腌随时预备开坛;赶制崇明糕的原料米袋逐渐集中到村里手艺上佳的几户人家;腌鲜笋的咸肉和鱼干晾在竹篮里,吊于厨房的下屋梁,以便防守猫狗这对虎视眈眈的家贼;草垛里抽出十几扎的稻草置于柴房等待灶炉的召唤。不同于秋日的农忙抢收,此时的忙碌多少有些自我犒劳的意味,还有对开春万物复苏的期盼。

纤秀风雅的白鹭、浑圆笨拙的刺猬、夜夜聒噪的青蛙已经从视线里全然隐没,惟见电线杆上挤满灰压压的麻雀,草垛树根旁戏耍打闹的土狗,暖阳里吃饱睡足后伸懒腰的家猫才是这个冬日里的主角。新出生的小动物瞬间成为整个农场的宠儿,放学后的孩子都要来探视。

作物的世界在冬季一样精彩纷呈:大棚里娇贵的红美人艳若桃李,毛竹林里伴根而生的冬笋是汤品佳偶,地里的萝卜叶遍地开花,一不留神还会被土里冒起的小半截萝卜绊一跤。腌鲜笋这时凭着竹篮里备好的腌肉,猪圈里精挑细选的新鲜土猪,配上竹园里挖出的冬笋,开始在各家餐桌上大行其道。串门的应季迎客果就是红彤彤的橘子,剥着橘皮,扯下一瓣瓣的甜瓤塞入口,唠出的家常似乎更诚恳欢愉,语罢出门都觉得齿颊留香。

“冬至一阳生”,这一天白天最短,夜晚最长,但也是阳气逐渐滋长的开始。萧瑟静谧的夜色令人无比向往“红泥小火炉”的驱寒之法。烧纸的火堆又在墓地里点亮,很多老人孩童等体弱者的病情都会在冬至前后出现或者加重,所以祈求先人的佑护成了这番火光的真实寓意。晚上妈妈会尽早地关门谢客,呆在家里亲手准备过冬的棉衣棉被。

妈妈在出嫁前学会全套的缝纫技术,至于花色搭配则全靠后天自学或者天生的审美。把在太阳下晒得饱满新香的花被芯用被套包裹,针脚利索地一一固定,随后选出凤凰来仪、闲云野鹤或者牡丹盛放等祥瑞气象的绸缎与被套相对应地作为被面封口,此刻的针脚就要求表面看来若有似无,因而最花功夫也最考验眼力。

看着妈妈娴熟地飞龙走凤,颇有晴雯绣补孔雀裘衣的风范,不消一集《三国演义》的工夫,一条崭新的棉被便横空出世,当晚柔软厚实的新被子包裹住整个身体,晒晒后的日照馨香被锁在被窝里,把全身都焐得暖融生热,想那陆游的慈母手中线是否也有这番光景?

十二月就是这样,在妈妈的唠叨声里喝下板蓝根,骑着爸爸的脖子上播报烟花绽放的数量,在老师发的新年福帖上练习书法——福。

回沪后,有人问我,在悉尼女儿家住了几个月,有否难以抹去的记忆?有——“上海青”。

何谓“上海青”?我趣问周遭的一些爷爷阿娘、外公外婆、阿姨爷叔、少女少女,答案让我遗憾,不是瞎七搭八,就是望文生义为帅哥靓妹云云。今年三月前,我也不知“上海青”为何物。

其实,“上海青”,就是以“上海”命名的青菜。在悉尼时,善解人意的儿子女儿,让我多住些时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的快乐。除了游山玩水外,更重要的是管住我的胃,得知我胃口好,肠胃好,就添置一台家用煤气

烧烤炉,隔三差五全家烧烤一下,吃嘛嘛香。美味过后,总有些不足,我坦诚相告,阿拉老了,愿荤菜减些负,若晚餐有青菜相伴,足矣。女儿说,我们入乡随俗,吃西洋菜不吃青菜,不过悉尼两大超市均有青菜卖,三棵一把,约半斤2.5澳元,相当于人民币11元左右,不便宜。一次她买回两把,让我尝尝鲜。晚餐时,老伴端上自以为拿手的炒青菜,颇有仪式感地让我首先开箸,尝后口感不佳,柴柴的,还带点苦味,我有些的不悦。女儿为了证实她没买错,特地

给我看手机里的视频。奶白色长长的梗子,短而厚实的绿叶,大概是“澳青”,莫非应了那句活“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此时,我才怀念起上海丰富的绿叶菜品种。女儿心意到了,为父也不能太娇情,于是,再也不提青菜一事。

一晃就要返沪,想再欣赏一下歌剧院,无意中瞥见一位上年纪的老人,抱着一捧与几棵绿叶菜混搭的花束,让人拍照。走近一聊,竟然是上海老乡。其打扮和言谈都很“老克勒”,真有些他老乡遇故知,言谈甚欢。

为何用绿叶菜与鲜花搭配入镜?他如实相告,手中这几棵绿叶菜在澳大利亚叫“上海青”。他随女儿来悉尼多年,但好吃沪上青菜这一口,始终不变。常常冬季“打飞的”到上海住上一些时日,每日餐桌上,总有一碟甜蜜蜜、糯嗒嗒的青菜助兴。“上海青”是上海农科院园艺所培育绿叶菜的优良品种,学名叫“矮抗青”,由于来自上海,就有了“上海青”的外号。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在外国定居的华人都喜欢青菜,上海种业公司干脆把“矮抗青”种子以“上海青”

悉尼邂逅“上海青”

伦丰和

品牌出口,近年来,美味的“上海青”才走进澳大利亚市场。这次,他在悉尼超市看到标有“上海青”的绿叶菜时,就好像尝到上海味道,在他心中堪比鲜花一样高贵,高兴之余,就来到著名景点拍照留念,发至朋友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分手时,他还告诉我悉尼购买“上海青”的地点。返沪前的饕餮行,在众多菜肴中,老伴拿手的炒青菜不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两位外孙女拍手,称赞“上海青”味道好,可以常常吃。

我想“上海青”无论种在哪里,它的故乡始终在上海,“上海青”的名字要叫响阿拉上海,乃至全国,成为上海人的骄傲、中国的名片。

先生即说,那晚上就可写啦,我心中一急,脚下使劲就踢到水下一块礁石,右脚脚趾顿时疼痛难忍,身上汗毛根根倒竖,肯定伤得不轻。翌日芽庄也没去成,就在城里逛了逛……回国后去医院拍片,右脚小趾肉裂,待家养着呗!

那年4月去了重庆,在小镇上厕所心急慌忙,明明两个台阶,没看仔细以为一个台阶,脚下一翘起,只听得咔嚓一声,右脚蹶蹶了,走路痛得一拐一歪,须臾,脚蹶蹶起像个小馒头,第

二天恰好去参观歌乐山渣滓洞,以为不是很高,想不到一级级攀上去却好像爬了一个世纪,思忖为何把个看守所牢房建那么高,崴了的脚蹶走一步钻心痛,这渣滓洞看得我此生难忘,可想想当年共产党员受迫害,我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又一瘸一拐走下山去。回沪检查后万幸没骨折。

那年8月底儿子结婚到马来西亚度蜜月邀我一起去。那天出海游马步岛,一上岛就看见高高荡着的秋千,我兴奋地立马要坐上去拗造型,秋千特别高,我

瞎起脚尖屁股刚坐上去大半,秋千猛地晃荡了起来,左手还没拉住荡绳,猝不及防的我两脚朝天朝后摔了下去,左手惯性地向下撑地,还好后脑没撞地,慢慢爬起后,发现左手抬不起来了,翌日连梳个马尾辮都很艰难。左手臂肩袖撕裂了,痛了整整一年多,为了急于拍照臭美,让我付出惨痛代价。

这三次伤痛真是让我教训深刻。也奉劝广大旅友,安全为重,不匆忙、不冒险、不冲动。但愿奔走在诗与远方的旅友们都能开开心心出游,平平安安归来。

吴航

吴航

吴航

吴航

吴航

一晃,又到岁末。打扫家里,擦窗是重点。我可是擦了50年窗的人,还不包括在部队这个家擦过10年窗,感触可谓不浅。

过去房小窗少,15分钟擦完窗;现在房大窗多,大约要擦1小时。40年前我成家,十来平方米亭子间朝北有两扇小窗,擦起来简单。追溯更早岁月,全家八口人住老弄堂17平方米房子,仅有一大一小两扇窗,小窗是木板做的,开启后用钩子挂着,空气和光线才能进得来。擦一扇木框玻璃窗不费力,擦木板小窗用布抹一遍更简单。我的大姑妈家在隔壁同福里,六口人住在没有一扇窗、抬不起头的夹层里,白天还开着电灯。距家不远的虹镇老街造起了新村,大姑妈一家苦尽甘来,人住装钢窗的新房子,心里乐开了花。帮忙搬场的我,用力把钢窗擦得锃亮。

住了10年亭子间,直到单位联建新公房落成,分配给我一个45平方米房子,朝南横套,四扇钢窗,阳光充足。那时没有什么擦窗工具,每次先用旧报纸擦,也许是印刷品有油墨的缘故,一擦玻璃就光亮,再用旧毛巾擦一遍,整扇窗就干干净净了。擦拭几十块小玻璃的过程有点累,其实这不算啥,窗子多意味着房子大,有多少人家还享受不到擦窗之累呢。

新房住了10年,因地处旧改范围动迁了,我买了靠近内环的100多平方米欧式高层住宅。女儿出嫁后,我和妻子两人住得更宽敞。房子是朝西方向的最后一间,窗子比较多;把阳台封起来,窗子就更多了,朝南朝北朝西共有16扇窗,镶嵌大玻璃28块。用玻璃房比喻有点夸张,但整间房子的光线通透性好不假。从清晨到夕阳西下,室内不开灯也是明亮的。涂塑铝合金窗比钢窗挺拔,移动方便,不会生锈,一擦就洁。更新换代的擦窗工具使累活变得轻松自如。阳光照进玻璃窗,打蜡地板闪亮,好心情油然而生。

最近几年,不少邻居重新装修房子,窗子换成了双层玻璃,绿色环保又隔音。我去看了还真动心呢。钱不是问题,再等等吧,或许会有更科幻的窗问世,比如自动显示当天的天气情况,与空调联网自动调节室温等。我承认这是梦想,几十年里自己不就是在梦想中走过来的吗?

每次擦好窗,我习惯远近望一番,像是欣赏一幅天然画作。窗外绿地种的一批大樟树,高度超过了15米,绿叶像是挂在我家卧室前的大窗帘。视线延伸到15分钟生活圈,半空中覆盖一片绿色,宛如撑起了一顶偌大的“遮阳伞”,又像一张庞大的“过滤网”,空气滤了一遍又一遍,家里防蚊纱窗发挥了检测空气质量的作用,只要一抹纱窗,不见有黑灰,就知道窗外的空气很新鲜。躺在摇椅上享受,喝喝茶、看看书。有太阳的时候心情更好,冬天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幸福也是有温度的,我喜欢这种“暖洋洋”的幸福感。

漫长岁月里,搬过几次家,先后擦过木窗、钢窗和铝合金窗,其实擦亮窗子就是擦亮幸福。看窗内是美好生活,瞧窗外是亮丽风景。

擦窗五十年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王妙瑞



旅游